

云霞出海曙

□马力

提起《海错图》，霞浦人嘴巴合不拢。错，杂也。海错，就是盛多的海产。“厥贡盐絺，海物惟错”这话，是记在《尚书·禹贡》里的。清初民间画师聂璜，行走山陬海澨，将鳞介虫禽详加绘制，细为记录，萃作一书。我若能捧读，哪怕说不出深浅，味觉图谱，辨其名类，也像上了生物学的课。俄罗斯作家费定说：“歌德在生物形态学研究中的方法是直接观察自然界。”聂璜沿海而走，眼光也朝着大自然。

我来霞浦的头一晚，就听当地人讲，每天吃一种海鲜，连吃三年，不带重样的。言罢，喜眉笑眼。这，兴许不算饭桌前的夸口。“干鲜之城”的身份，在大海母亲般的奉献中得到确认。

多识博物，利用厚生。霞浦百姓，获海物之利，日子殷富。三沙镇东壁村，傍着福宁湾。一条路，带子似的依崖绕。路边开了多家饭铺，调鼎烹鲜，皆以陕甘诱人。当家乡食材，自然少不了海味。一家门前，玻璃缸里养着鱼、虾、蚝、螺、蛤、蛭、蟹，供客选拣。我本无疑瓊的学问，又自北方来，乍临闽东，“偏惊物候新”之外，啥都眼生。哪个对口味？管它呢，刚出水的腥鲜，或炖，或蒸，或炸，或煎，摆上桌来，香气尽会往鼻子里钻。梅尧臣《元日》：“行庖得海物，咸酸何琐碎。久作北州人，食此欣已再。”举箸，我的啖舐之感，跟他是相近的。

海味时鲜色色新，虽是一句不错的话，唇齿间的滋味到底散得快，四顾寥廓海空，感怀犹能久长。“物情多与闲相称”，海水轻轻地漾，心也静了，暂且将挂碍放下，只朝海面凝眸。杜甫：“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他是咏物言志，在我这里，却只是借诗寄兴。

霞浦，本是一个县名，听了它，脑子里闪出一幅画：明蓝的曙色和碧绿的海波互映。霎时，绮丽的早霞照向一片曼舞的水浪，宛似万千艳蕊在海上盛开。

海畔民宿的玻璃窗，是一个宽展的景框：纤曲的岸线、耸峙的礁岩、平阔的滩涂、覆草的湿地，染翠的岛屿、浓紫的山岭，再配上几只贴着养殖围堰缓缓移行的船，真要把我的魂招过去。潮汐涨落，空廓的沙滩上，晨起的赶海人披满微明的曦光，踩着湿亮的细沙和谱线一般的浪痕，捡螺拾贝，抓鱼挖蟹。清晓的风中，白鹭、水鸭、鹈鹕和黑嘴鸥，振着羽翼，低低掠过草尖，直朝海边摇颤的三角梅、蓝花草飞去。蓝花草开着喇叭形花，花色竟是紫的，真怪！待到太阳升起，灼桀的朝霞映上礁滩，海

天之间，盈着幻感的彩光流闪，奔迸，飘飞，恍若细软的绸缎在云中徐舒漫卷。浅浅漫来的漪澜，冲掉我留在水汀旁的足印。我放慢脚步，暂将心气稳住。侧耳听去，一声声喧笑在众人的胸臆间荡响；凝神看去，一个个梦思在众人的眼睛里闪烁。他们是风景里的风景。这一刻，大自然向我呈示的画面，光线是那么明亮，色泽是那么柔和，影调是那么谐适，构图是那么臻美。“云霞出海曙”这句唐诗摹绘的画境，直抵眼前。这样的映像里，一颗闲逸的心似也随波荡远，欣然迎向生活中的欢乐时光。

海湾如田，肆力垦殖。密扎的竹竿伸出水面几尺高，底下养着紫菜；成行的浮球整片布出去，底下养着生蚝；从簇的网箱列好方阵，底下养着鱼虾……朝夕勤劬，晨昏舛勉，渔乡人的创富大文章，我往深里读。

晴爽的天气里，眼前的海，无论是蓝，无论是绿，澄波万顷的气象总是不改的。岸边楼屋，墙面多为白色，刻意涂饰，正与明丽的海色为配。择一间屋，住进去，似入了画。

民宿可栖居。这一家，窗外的海景固然愉悦眼目，室内的布设更畅心怀。每一厅，每一室，装点起来，绣花那般细。你瞧呀，客房铭牌上标出的哪里是表示房号的数字，分明是一串清妙的字眼：破晓、隅中、夕食、日暮、子夜、荏苒、风华、豆蔻、良辰、花信、韶华、拾光……雅静的空气中，住客犹如听见时间的流动之声。这种声音，唤醒了生命记忆。不俗的房名，可见情怀。想出它们的人，内心一定充盈深婉的意致。

民宿可读诵。这一家，开设的书局正跟专供吃食的“餐集”相依傍。我顺着一条砌了石阶的斜径折入书局。在这不算轩敞的空间，我找到了驻泊精神之舟的港湾。架上版籍，等待爱书者的到来。这些人，专注的目光会始终围绕知识的主题，在书中吸纳别人的思想，且和自己的观念融合。该走了，我竟不忍离开。有书的地方，再小，也是高贵的殿堂。

肯向此间寻风雅的，大概不止我一人。路边立着一幅海景图片，明秀而谐美，瞥一眼，就浸到静谧的情境中去。我真的如在梦里一样。上面印了八个字，好像将我的所感道出——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心，向光飞翔。这光，来于文字的力量，它使人发亮，并能凭借行走中的思考，创制崭新的词义。

这家民宿，取了诗意的名字——拾间海。轻步入门厅，我对着一堵写满“浪漫”的墙。数

行字句题在上面：“我有十间海，住着人间最美的心跳……去云上投宿的人，这里就是落脚处。”我默坐着，只顾吟味诗词中的情韵，一时便神往于幽远的意境。写这首诗的人，家住霞浦。

享受美景的权利，不仅属于感官，更属于头脑。我独伫廊前，遐瞰流霞蔚起的水天，身心沉浸在观察、感受和欣赏的过程中。日辉映射，数不尽的光斑在海面跳闪，金色的，银色的，不息地交幻出缤纷的梦境。腾跃的浪花，仿佛想把高蓝的天野溅湿。白昼的海滨，榕树的绿荫只是一朵占据角落的云絮，无际的，全是明耀的世界。夕照消残，远处的光线渐次已休歇。星月微茫的光缕下，几株芭蕉在窗前摇风，横斜的疏影愈加近人。夜来听雨，犹胜奋楫击水，向海观涛。

看罢此处光景，我还心乘海风，朝杨家溪、下尾岛、半月里、花竹日出、东壁日落、古桶棧道、吕峡灯塔诸般好景去。在这奇异的一刹，四近的渔排、古堡和江湾，也催着我的意识在半梦半醒之间漫游。

盘岭的弯路旁，迤邐一条依傍沙岸的棧道。走在上面，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多彩的滩涂上。天连水影，不管日升，不管日落，霞辉总要穿透云层，把光芒投在靛蓝的波上：一片金黄，一片橘红，如玛瑙，如玫瑰，混合出绚丽的彩晕，又像透明的浆汁缓缓地淌，还似漫天云锦悠悠飘落，为海滩添妆。宽旷的滩涂上耸起一座灯光的迷宫，它容纳烂漫的梦想，更叫人在梦想中找到现实。

寂静无声的光影，极易激起心灵的回响。爱动感情的人，大可凭栏一望，让神思之翼直朝海的上空轻疾而飞，并且举起相机，摄取青春的色彩。每一处有意义的风景，都在闪射生命的光华。大海带来的启示，会让人生道路上的青年，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照片之妙，在于它的瞬间性和随来的永恒，以及对于亲切往事的怀恋。若论选景，以一个名叫“小皓”的渔村为最好。奇瑰的风物，强化了想象力的创造。远近期来的摄影师，为风景而歌——以理想的艺术尺度衡量进入视野的一切，用出色的镜头语言塑造妍丽的景观形象，把海之韵表现在作品中，向天下传扬。霞浦得了“滩涂摄影基地”的嘉名美誉，可以无愧色。

“行色匆匆不暂留”，谁能游尽霞浦的胜概？

海边微风起 等风也等你

□犁铧

盛夏某日，我突然接到友人邀约，去青岛西海岸新区采风。本想婉拒，但终抵不住海边风景的诱惑，便答应下来，约定两天后出发，开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到达西海岸新区，本以为要在高楼林立的陆地上先来一波特种兵式的巡游，却不料当地朋友临时更改行程，先去灵山岛开启追光之旅。

灵山岛是黄海碧波之上的一座孤岛，与西海岸陆地隔海相望。从灵山岛码头船行半小时即到对岸。乘船出海，旭日金黄，海韵清波如丝绸般在蔚蓝大海上荡漾。上岛时，偶遇几个背画夹的学生擦肩而过。他们无拘无束，个性张扬。身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说话轻快，眼神清澈，笑意盈盈，身边的男伴一身随性的牛仔服，贴心地为她递上水杯，青春的身影为绿色小岛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我沿一条幽静小路走向海边，这里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黑釉色的礁石林立，层层叠叠，缝隙中长满绿色的苔藓，在海浪的冲击下飞溅起朵朵浪花，充斥着大自然的原始气息。

“海边微风起，等风也等你。”在灵山岛上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俯瞰万顷波涛，思绪的翅膀冲向天际，随着一片云的飘荡，目光定格在海边一艘抛锚的渔船边。红裙少女眺望大海，黑发和裙摆迎着海风飘摆，仿佛在等待远航的水手归来。她将一双纤细的手围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向着大海发出深情的呼唤，声浪回荡在礁石上，卷起千堆雪，每一朵浪花都载满情话。她的身姿与灯塔构成绝美的油画，与蔚蓝世界浑然天成。那个穿牛仔服的男孩手持画笔，大海的波浪、耀眼的花朵、飘荡的情影，汇聚成细腻的笔触。他在画布与女孩之间收放目光，画里画外，都是他们的诗和远方。

行至岛上的一处凉亭，我席地而坐，听涛观海。灼目的阳光此刻也变得温柔起来。孩子们开心地掏着沙子，每每拾到贝壳，便如获至宝，欢呼着，跳跃着，沙滩上一片喧腾……

让我感叹不已的是这座不起眼的小岛竟藏着一座神奇建筑，号称“世界第一贝壳楼”。贝壳楼的主人叫肖永生，是土生土长的灵山岛人，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用33年时间捡拾贝壳，在500万枚贝壳中选出100多万枚，经过创意设计，在混凝土中嵌入贝壳，铸就一座中西合璧的贝壳楼。建筑主人的初衷是发展海岛旅游，让岛上老人吃饱穿暖，人口不再流失，并借此举保留海岛民俗。单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来说，这贝壳楼就是一座价值连城、恒久

流传的旷世之作。每一枚贝壳都镌刻着岁月的沧桑，融入了生命的叠化，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它不只是一座单纯意义上的贝壳楼，更是一座精美的艺术建筑，蕴含着海洋世界深邃的精神密码。

岛上的水灵山舍文艺民宿正在建设中，依山傍海，繁花相伴，充满诗画意境。在细雨蒙蒙的夏日里，我想每一位旅行者徜徉于这幽静的小村，远离城市钢筋水泥的羁绊，都会感觉如同遇见仙岛里的桃花源。约上三五好友驻岛创作，面朝大海，把酒言欢，架上望远镜风起云涌，不羁又恣意，是何等美事。

西海岸的旅程，3天时间略显短暂。从小岛到大陆，从苍凉到繁华，顿感浪漫与传奇仿佛与灵山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走进青岛贝壳博物馆，如同进入一个贝壳与海螺的大千世界。不同形状的海螺通过光的照射，瞬间幻化成一盏精美的艺术灯具，也可以作为扩音装置，放在嘴边便能吹出震撼心扉的远古号角。这些神奇的海螺标本来自世界不同的海域，但相似的海螺竟可以天衣无缝地旋拧在一起，这种海洋生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世间又何尝不是，有些人天天相见却相知甚浅，有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山水阻隔不了世间真情，比如此时与贝壳的邂逅，我想这也是一场美丽的缘起吧。

漫步明月海藻科技馆，每一片海藻都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让我大开眼界。这是一片神奇的海藻天地，小小的海藻也可以成为主角改变世界，支撑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它们编织汇聚成自然与科学的生命互联，为人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探索空间，打开一条通往健康的创新之路。据说，海藻中提取的海藻酸钠还可以添加进啤酒，增加啤酒的口感和透明度，并延长啤酒的保质期。

在青岛金沙滩啤酒城品酒时，我特别留意酒中是否掺入了海藻成分，冥冥之中似乎又看到灵山岛海边的那一抹抹青绿。不喝青岛啤酒等于是没有来过青岛，这是不争的事实。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啤酒花的味道。在街头巷尾，人们提着满满啤酒的塑料袋，已然成为一道充满烟火气的风景。听当地人说，西海岸人喝啤酒要用塑料袋装，既经济实惠，又可以满足味蕾的享受，劳累一天，装满青啤几斤，乃是人生一大乐事。

酒不醉人人自醉，浪漫之都沉醉在夕阳里不能自拔。金色余晖洒落在海天之间，晚风托起成片的云朵，粉橙色的天空暗沉下来，为万

物绘上一抹神秘色调，勾勒出一幅幅美好画卷。而金沙滩的慢时光越夜越温柔，悠扬的曲调伴随着海浪声此起彼伏，这里是爱情的港湾、情侣的天堂。有缘相聚西海岸，我这个来自北京的啤酒爱好者，在浪漫的时光里与新朋故友推杯换盏，乐在其中。借着璀璨的月光，让这杯幸福的美酒为我们杜行。

西海岸新区，不仅有最美人间烟火气，还有独特的艺术气息弥漫在山海之间。

西海岸美术馆位于青岛湾南岸，是一座艺术的圣殿。清新自然的明亮空间，现代简约的装潢设计，展厅里悬挂着世界各国美术大师的精美画作。每一幅作品均展现十足的魅力，绽放出艺术家思想的光芒，为每一位参观者呈现一场视觉盛宴。它见证着今日中国城市的蓬勃发展，也为西海岸增添了迷人的艺术气质。矗立海边的这座美术馆，本身就是一幅画，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海那边的城市，不断变幻着时代的光与影。

东方影都是西海岸新区地标性的存在，很多经典影视剧都曾在此拍摄。走进东方影都摄影棚，影像设备里记录着一帧帧让人情牵梦绕的镜头。这是很多演艺工作者的梦想启航之地，承载着他们的辛酸与希望，见证着他们一步步走向艺术巅峰。这里是创造美的地方，是西海岸人的艺术高地，他们与艺术家们共同发展，共同成长，让这座海滨城市熠熠生辉，散发着无穷魅力。

在唐岛湾的海岸线上，碧海蓝天与现代农业相融，构成西海岸新区的底色。一湾碧海倒映着城市的光影，两座艺术殿堂遥相呼应，彼此映照，为西海岸带来澎湃的活力。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最美的公园，是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与文化之美的集合地。在我看来，西海岸新区不只是一个公园，它更像一部书，走近它的人只是翻开了其中一页，当你真正融入这座城市，才能读懂这部丰厚的大书，领略它的风情与美好。相信每一个爱上西海岸的人，都会用心中最美的文字去雕刻城市的风景，带着读者走进这诗意的王国。

今日的西海岸新区，已经开启盛装模式。阿朵花鸣唐风华韵的田园意境，源乡和溪乡土营造的栖居之美，红树林度假世界的惊艳婚拍，金沙滩啤酒城的盛宴狂欢，唐岛湾海岸线上的深情凝望，已经成为西海岸创业者向海图强的新生力量和时代潮流。他们是时光的歌者，借着磅礴的海风，激荡在西海岸的热土上，书写着一个又一个新的传奇。西海岸新区就像一艘披着霞光的巨轮，满载着新区人的梦想，朝着更广的世界远航。

“这里的峡谷由千百条重重叠叠的山谷组成，这些横向的山谷像旺藏寺沟、麻牙沟、阿夏沟、多儿沟以及几条需要几天路程的山谷孕育着无人知晓的广袤森林，就像伊甸园一样，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美丽景色……”

1925年，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发现了这个神奇、神圣而让人无限神往的地方，此后，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扎古录镇通往迭部县扎拉那的这条路，便被命名为“洛克之路”。这条路，宛若山间蜿蜒的一根丝带，串起了甘南的各种地质地貌，连接着意想不到的美景故事，甚至一天中可以感受四季变化。

重返甘南，便是为了它。4年前，因为修路，再加上同行多人高反，我们无奈掉转车头。4年后，我们如愿踏上洛克之路。

从扎古录镇出发，起初一段并不艰险，似乎像其他公路一样风平浪静。正当大家议论“洛克之路是不是重修了，没驴友说得那么刺激”时，车子突然转入土路。渐渐地，碎石越来越多，路旁的山体好像也是松动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随时可能滚下来，路边跌落的大石更是让人一阵寒颤，恨不得车子长出翅膀迅速飞过去。听说前两天下大雨封了路，如今才开通，路上仍不时见到工人在维修。这，还只是序曲。

终于，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村庄——百年藏寨尼巴村。“尼巴”是藏语音译，意思是“面向阳光的山坡”。看到村庄，有了人气，心里安顿了不少。清幽的车巴河将村子一分为二，河对岸的房子古旧些，依山而建，层层叠加，户户相连，好像严阵以待的城堡。河这边的房子大多较新，从外面看是土房，可进到里面，又会发现是木屋，这便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的独特藏居结构。村里随处可见高高耸立的木架，这是村民晾晒粮食用的，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村口立着金光闪闪的宝塔，彩色经幡在风中飞动，转山归来的阿妈一边摇动经筒，一边低头默祷，不知道她嘴里念的是什么，但我能感受到，她的心是诚的。据说，尼巴村生活着许多百岁老人，最长寿的活到114岁，这里又被称为“安多藏区第一村”和“长寿村”。

走出尼巴村，继续开车前行。伴随着碎石路、搓板路的是不断攀升的海拔，这时感觉头上像被戴了个紧箍咒，山势每抬高几百米，头箍儿就收紧一扣，同时出现耳鸣，周围的声音变得不真切，太阳穴也不时有针扎似的刺痛感。到达海拔4000米的垭口时，道窄弯急，险峰耸峙，路边就是万丈悬崖，车子只能以龟速缓慢通行，我不敢向下看，也不再谈笑风生，手心儿里都捏出了汗。

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句话用在洛克之路上再合适不过了。虽然道阻且艰，但每一个转弯都带来一个惊喜，每一寸前行都迎送一处佳境，是自然的，也是人生的。头还是有点晕，上观景台的小坡已感气短无力，但眼前不断变幻的高耸森林，漫无边际的苍翠草原，静谧无人深邃峡谷，蓬勃生长的各色小花，悠闲遛弯的牦牛、自在吃草的小羊，还有远处的奇石峭壁，蓝天上的朵朵白云，展翅翱翔的雄鹰，一切都是那么自由、纯粹，那么神秘、圣洁，一切又是那么值得，那么令人敬畏。如果再做一千一万次选择，我依然会踏上洛克之路，义无反顾去寻找人间天堂——扎拉那。

经过6个多小时的跋涉，走过惊险又艳丽的100公里，终于抵达了终点——扎拉那。听说到了，本已疲惫的我立刻来了精神，可就入门的当口儿，车子却排起了长队，估计一两个小时也进不去。我们已迫不及待想和心心念念的扎拉那见面了，于是，除了司机，大家纷纷下车，徒步前往。

见到扎拉那的真相，大家惊叹，真是名副其实的“石匣子”啊——北边的光盖山石峰巍峨壮观，熠熠生辉，因灰白色岩石易反光，又被称为“石匣山”；东边的峻峭岩壁直插云霄，云雾缭绕，恍如仙境；南边的两座石峰拔地而

不一样的丹霞山

□闫罗彬

丹霞山是位于粤北的世界自然遗产，是丹霞地貌的命名地，是世界奇观。它既有大型赤壁丹崖的壮观激烈，也有旷野田园的恬淡幽静；既有峰林峰丛的峥嵘崔嵬，也有孤立石柱的安详平和；既有一线天和洞穴的惊心动魄，也有城堡状山峰的泰然自若；既有锦江的潜流深沉，也有马尾瀑的喧腾和灵动。

晨昏朝暮，四时流转，感性的人遇见过不一样的丹霞山。它们是东部群峰和日出在无数的夏日里相遇，每一次都辉煌又热烈，也是夕阳挥舞着温润的金光融进钟石岩的崖壁；是清晨山里冷津津的恬静，是晒布岩的萤光星星点点地在每个傍晚升腾，笼罩着夏夜温柔。缘分深深浅浅，它们也是不期而遇的大雨在红山翻滚，满目苍翠的背景中挂上一道彩虹。在时间的深处，摩崖石刻见证了这座山延续上千年的历史。每个以“寨”命名的山顶都附赠一个独特的故事，就像细美寨坳圯错落的石墙，倔强地讲述着时间遥遥的人们各得栖所、各有际遇。

科学的故事同样让人着迷，点燃理性的思考。为丹霞命名的冯景兰，可曾预想到丹霞山会作为一类地貌命名地扬名世界？在隐秘的绿色林海深处，还躲藏了多少与人类素未谋面的物种？卧龙岗藤萝交织、虬根盘结的山路，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占据生态位以前地球本来的样子。阳元石、阴元石和天生桥

洛克之路 通往扎拉那

□王彦

起，对峙并立，好像石门；往南至东哇、纳加一带，又是另一番景象，清流跌宕，水磨飞轮，生生不息。从高处俯瞰，扎拉那就像一座天然的围城，又似规模宏大的石头宫殿，只有上帝之手，才能雕造出这样的杰作吧。

最爱扎拉那的仙女瀑。虽然要爬很长一段栈道，走走停停喘喘，但当眼前缓缓展开好像电影《魔戒》里的高峰峭岩大背景，当“绿野仙踪”般翠绿欲滴的森林草地迎面而来，那一刻，所有的疲惫、烦恼全都被治愈了。看吧，有人像孩子似的在草地上打滚儿，有人携手徐行慢慢欣赏品味，有人不断按动快门定格美景，我们一家则席地而坐，悠闲地吹着林风，等待日头缓缓落入山坳。此刻，万物浸在余晖之中，一切变得祥和、宁静。

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扎拉那还有一个特色——农林牧巧妙融合。平均海拔约3000米的扎拉那，包括代巴、业日、达日、东哇4个自然村。亚热带向青藏高原高寒气候过渡的独特气候类型，造就了高寒草原、温带草原和暖温带落叶林三大植被类型，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文明。早在3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畜牧文明的萌芽；蜀汉时期，名将姜维把先进的汉族农耕文明引入扎拉那；吐谷浑时期，汉地农耕文化和藏区游牧文化相互融合；明清“杨土司”时期，农林牧复合系统逐渐发展起来，农耕为人们提供青稞和蔬菜，牧业供给肉和奶，森林不仅满足了建材需求，也生长菌菇和药材。游牧、农耕、狩猎和樵采等多种生产活动合理搭配、互补融合，让扎拉那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2017年，“甘肃迭部扎拉那农林牧复合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扎拉那的孩子，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小小年纪，已经在帮家人照看生意了。下午，车子曲曲弯弯爬了几道坡，终于到了预订的迭山民宿，敲开门，接待我们的就是一个藏族男孩。他十来岁的模样，汉语说得不错，登记身份、分配房间、清洁打扫，一项项井然有序、明明白白。民宿走廊的墙上贴着不少奖状，都是“小老板”，他不仅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还是4×100米接力跑的能手哩。

晚上从仙女滩回来，我们一个个累得马上躺平，“小老板”一家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忙活了一天，一大家子终于可以围坐火炉前，边吃边聊了。他们说的是藏语，我听不懂，但听得出很热闹、很亲切，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阿妈一大早起来给我们准备早餐，“小老板”还躺在炕上，睡得很香。我们走路也尽量轻一点，谁忍心扰了孩子的好梦呢？虽是短暂的停留，老板家的小奶猫已经喜欢上了老公，连吃早饭的工夫也要跳到他膝上，亲昵地喵喵叫着。

离开扎拉那时，我们不住地回头，想再多看一眼，想把这石头城的人和物，把洛克之路上经历过的风景、故事和境界全部打包，装进人生的行囊。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自然景观同时选择了丹霞山，不是不自然的风化唯独钟情于在丹霞地貌创造奇迹？

有人沉迷于在夏富古村田园风光映衬下的阡陌公路上信步徜徉；有人喜欢在观日亭融入游客群，陶醉于绿树、红崖、白云、碧水创造的绚丽色彩光影中；也有人喜欢在瑶塘村的客棧里倚窗发呆，目之所及，是“群象过江”的恢宏壮阔和锦江水的碧波荡漾；又或许赏云，崇尚无所事事，从无穷变化中惊叹于短暂的美丽；攀爬九九天梯的坚持，最终会获得“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宝贵奇物……无论哪种方式，都是成长，是滋养，是宽慰，是解放，是疗愈。

当地人找到了与丹霞山的相处方式。瑶塘村的年轻人因为热爱这片美景聚在一起，习惯了用相机和无人机记录分享有关山、河、天空和时间的魔法。他们没有华丽的摄影技巧和高端的设备，却记录下丹霞山斗转星移的夜空、匆忙掠过群峰的流云、云蒸霞蔚的崖壁、岩石上岁月雕琢的肌理。

星野道夫说：“不同的人，即使站在同一个地方，透过各自的人生，看到的风景也有所不同。”是理性至极，是感性至极，是岁月终于走到一个地方，你与丹霞山相遇。生命不允许一直重复，落在眼里的美景和霞光，或许给了无数人在漫漫人生路上枯萎后又重启的勇气。